

晉書



唐房玄齡等撰

晉書

第六卷
六〇至卷七四
（卷七四）

中華書局

晉書卷六十

列傳第三十

解系 弟結 結弟育

解系字少連，濟南著人也。父脩，魏琅邪太守、梁州刺史，考績爲天下第一。武帝受禪，封梁鄒侯。

系及二弟結、育並清身潔己，甚得聲譽。時荀勗門宗強盛，朝野畏憚之。勗諸子謂系等曰：「我與卿爲友，應向我公拜。」勗又曰：「我與尊先使君親厚。」系曰：「不奉先君遺教。公若與先君厚，往日哀頓，當垂書問。親厚之誨，非所敢承。」勗父子大慚，當世壯之。後辟公府掾，歷中書黃門侍郎、散騎常侍、豫州刺史，遷尚書，出爲雍州刺史、揚烈將軍、西戎校尉、假節。

會氐羌叛，與征西將軍趙王倫討之。倫信用佞人孫秀，與系爭軍事，更相表奏。朝廷

知系守正不撓，而召倫還。系表殺秀以謝氏羌，不從。倫、秀譖之，系坐免官，以白衣還第，闔門自守。及張華、裴頠之被誅也，倫、秀以宿憾收系兄弟。梁王彤救系等，倫怒曰：「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，況此人兄弟輕我邪！此而可忍，孰不可忍！」彤苦爭之不得，遂害之，并戮其妻子。

後齊王冏起義時，以裴、解爲冤首。倫、秀既誅，冏乃奏曰：「臣聞興微繼絕，聖主之高政；貶惡嘉善，春秋之美談。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，表商容之間，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。孫秀逆亂，滅佐命之國，誅骨鯁之臣，以斲喪王室，肆其虐戾，功臣之後，多見泯滅。至如張華、裴頠，各以見憚取誅於時，系、結同以羔羊被害，歐陽建等無罪而死，百姓憐之。陛下更日月之光照，布惟新之明命，然此等未蒙恩理。昔欒郤降在卓隸，而春秋傳其人；幽王絕功臣之後，棄賢者子孫，而詩人以爲刺。臣備忝右職，思竭股肱，獻納愚誠。若合聖意，可羣官通議。」八坐議以「系等清公正直，爲姦邪所疾，無罪橫戮，冤痛已甚。如大司馬所啓，彰明枉直，顯宣當否，使冤魂無愧無恨，爲恩大矣。」永寧二年，追贈光祿大夫，改葬，加弔祭焉。

結字叔連，少與系齊名。辟公府掾，累遷黃門侍郎，歷散騎常侍、豫州刺史、魏郡太守、

御史中丞。

時孫秀亂關中，結在都，坐議秀罪應誅，秀由是致憾。及秀被害，結亦同戮。女適裴氏，明日當嫁，而禍起，裴氏欲認活之，女曰：「家既若此，我何活爲！」亦坐死。朝廷遂議革舊制，女不從坐，由結女始也。後贈結光祿大夫，改葬，加弔祭。

結弟育，字稚連，名亞二兄。歷公府掾、太子洗馬、尚書郎、衛軍長史、弘農太守，與二兄俱被害，妻子徙邊。

孫旂

孫旂字伯旗，樂安人也。父歷，魏晉際爲幽州刺史、右將軍。旂潔靜，少自修立。察孝廉，累遷黃門侍郎，出爲荊州刺史，名位與二解相亞。永熙中，徵拜太子詹事，轉衛尉，坐武庫火，免官。歲餘，出爲兗州刺史，遷平南將軍、假節。

旂子弼及弟子髦、輔、琰四人，並有吏材，稱於當世，遂與孫秀合族。及趙王倫起事，夜從秀開神武門下觀閱器械。兄弟旬月相次爲公府掾、尚書郎。弼又爲中堅將軍，領尚書左丞，轉爲上將軍，領射聲校尉。髦爲武衛將軍，領太子詹事。琰爲武威將軍，領太子左率。

皆賜爵開國郡侯。推崇旂爲車騎將軍、開府。

初，旂以弼等受署僞朝，遣小息回責讓弼等，以過差之事，必爲家禍。弼等終不從，旂制之不可，但慟哭而已。及齊王冏起義，四子皆伏誅。襄陽太守宗岱承冏檄斬旂，_{〔二〕}夷三族。

弟尹，字文旗，歷陳留、陽平太守，早卒。

孟觀

孟觀字叔時，渤海東光人也。少好讀書，解天文。惠帝卽位，稍遷殿中中郎。賈后悖婦姑之禮，陰欲誅楊駿而廢太后，因駿專權，數言之於帝，又使人諷觀。會楚王瑋將討駿，觀受賈后旨宣詔，頗加誣其事。及駿誅，以觀爲黃門侍郎，特給親信四十人。遷積弩將軍，封上谷郡公。

氏帥齊萬年反於關中，衆數十萬，諸將覆敗相繼。中書令陳準、監張華，以趙、梁諸王在關中，雍容貴戚，進不貪功，退不懼罪，士卒雖衆，不爲之用，周處喪敗，職此之由，上下離心，難以勝敵。以觀沈毅，有文武材用，乃啓觀討之。觀所領宿衛兵，皆趨捷勇悍，并統關中士卒，身當矢石，大戰十數，皆破之，生擒萬年，威懾氏羌。轉東羌校尉，徵拜右將軍。

趙王倫篡位，以觀所在著績，署爲安南將軍、監河北諸軍事、（一）假節、屯宛。觀子平爲淮南王允前鋒將軍，討倫，戰死。孫秀以觀杖兵在外，假言平爲允兵所害，贈積弩將軍以安觀。義軍既起，多勸觀應齊王冏，觀以紫宮帝坐無他變，謂倫應之，遂不從衆議而爲倫守。及帝反正，永饒治令空桐機斬觀首，（二）傳于洛陽，遂夷三族。

牽秀

牽秀字成叔，武邑觀津人也。祖招，魏雁門太守。秀博辯有文才，性豪俠，弱冠得美名，爲太保衛瓘、尚書崔洪所知。太康中，調補新安令，累遷司空從事中郎。與帝舅王愷素相輕侮，愷諷司隸荀愷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土田興妻。秀卽表訴被誣，論愷穢行，文辭亢厲，以譏抵外戚。于時朝臣雖多證明其行，而秀盛名美譽由是而損，遂坐免官。後司空張華請爲長史。

秀任氣，好爲將帥。張昌作亂，長沙王乂遣秀討昌，秀出關，因奔成都王穎。穎伐乂，以秀爲冠軍將軍，與陸機、王粹等共爲河橋之役。機戰敗，秀證成其罪，又諂事黃門孟玖，故見親於穎。惠帝西幸長安，以秀爲尚書。秀少在京輦，見司隸劉毅奏事而扼腕慷慨，自謂居司直之任，當能激濁揚清，處鼓鞞之間，必建將帥之勳。及在常伯納言，亦未曾有規獻

弼違之奇也。

河間王頤甚親任之。關東諸軍奉迎大駕，以秀爲平北將軍，鎮馮翊。秀與頤將馬瞻等將輔頤以守關中，頤密遣使就東海王越求迎，越遣將麋晃等迎頤。時秀擁衆在馮翊，晃不敢進。頤長史楊騰前不應越軍，懼越討之，欲取秀以自效，與馮翊大姓諸嚴詐稱頤命，使秀罷兵，秀信之，騰遂殺秀於萬年。

繆播

從弟胤

繆播字宣則，蘭陵人也。父悅，光祿大夫。播才思清辯，有意義。高密王泰爲司空，以播爲祭酒，累遷太弟中庶子。

惠帝幸長安，河間王頤欲挾天子令諸侯。東海王越將起兵奉迎天子，以播父時故吏，委以心膂。播從弟右衛率胤，頤前妃之弟也。越遣播、胤詣長安說頤，令奉帝還洛，約與頤分陝爲伯。播、胤素爲頤所敬信，旣相見，虛懷從之。頤將張方自以罪重，懼爲誅首，謂頤曰：「今據形勝之地，國富兵強，奉天子以號令，誰敢不服？」頤惑方所謀，猶豫不決。方惡播、胤爲越游說，陰欲殺之。播等亦慮方爲難，不敢復言。時越兵鋒甚盛，頤深憂之，播、胤乃復說頤，急斬方以謝，可不勞而安。頤從之，於是斬方以謝山東諸侯。頤後悔之，又以兵

距越，屢爲越所敗。帝反舊都，播亦從太弟還洛，契闊艱難，深相親狎。

及帝崩，太弟卽帝位，是爲懷帝，以播爲給事黃門侍郎。俄轉侍中，徙中書令，任遇日隆，專管詔命。時越威權自己，帝力不能討，心甚惡之。以播、胤等有公輔之量，又盡忠於國，故委以心膂。越懼爲己害，因入朝，以兵入宮，執播等於帝側。帝歎曰：「姦臣賊子無世無之，不自我先，不自我後，哀哉！」起執播等手，涕泗獻歎不能自禁。越遂害之。朝野憤惋，咸曰：「善人，國之紀也，而加虐焉，其能終乎！」及越薨，帝贈播衛尉，祠以少牢。

胤字休祖，安平獻王外孫也，與播名譽略齊。初爲尙書郎，後遷太弟左衛率，轉魏郡太守。及王浚軍逼鄴，石超等大敗，胤奔東海王越於徐州，越使胤與播俱入關，而所說得行，大駕東還。越以胤爲冠軍將軍、南陽太守。胤從藍田出武關，之南陽，前守衛展距胤不受，胤乃還洛。懷帝卽位，拜胤左衛將軍，轉散騎常侍、太僕卿。旣而與播及帝舅王延、尙書何綏、太史令高堂沖並參機密，爲東海王越所害。

皇甫重

皇甫重字倫叔，安定朝邰人也。性沈果，有才用，爲司空張華所知，稍遷新平太守。元

康中，華版爲秦州刺史。

齊王問輔政，以重弟商爲參軍。問誅，長沙王父又以爲參軍。時河間王顥鎮關中，其將李含先與商、重有隙，每銜之，及此，說顥曰：「商爲父所任，重終不爲人用，宜急除之，以去一方之患。可表遷重爲內職，因其經長安，乃執之。」重知其謀，乃露檄上尙書，以顥信任李含，將欲爲亂，召集隴上士衆，以討含爲名。父以兵革累興，今始寧息，表請遣使詔重罷兵，徵含爲河南尹。含既就徵，重不奉詔，顥遣金城太守游楷、隴西太守韓稚等四郡兵攻之。

頃之，成都王穎與顥起兵共攻父，以討后父尙書僕射羊玄之及商爲名。父以商爲左將軍、河東太守，領萬餘人於關門距張方，爲方所破，顥軍遂進。父既屢敗，乃使商問行齋帝手詔，使游楷盡罷兵，令重進軍討顥。商行過長安，至新平，遇其從甥，從甥素憎商，以告顥，顥捕得商，殺之。

父既敗，重猶堅守，閉塞外門，城內莫知，而四郡兵築土山攻城，重輒以連弩射之。所在爲地窟以防外攻，權變百端，外軍不得近城，將士爲之死戰。顥知不可拔，乃上表求遣御史宣詔喻之令降。重知非朝廷本意，不奉詔。獲御史驕人問曰：「我弟將兵來，欲至未？」驕云：「已爲河間王所害。」重失色，立殺驕。於是城內知無外救，遂共殺重。

先是，重被圍急，遣養子昌請救於東海王越，越以顯新廢成都王穎，與山東連和，不肯出兵。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詐稱越命，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，以后令發兵討張方，奉迎大駕。事起倉卒，百官初皆從之，俄而又共誅昌。

張輔

張輔字世偉，南陽西鄂人，漢河間相衡之後也。少有幹局，與從母兄劉喬齊名。

初補藍田令，不爲豪強所屈。時强弩將軍龐宗，西州大姓，護軍趙浚，宗婦族也，故僮僕放縱，爲百姓所患。輔繩之，殺其二奴，又奪宗田二百餘頃以給貧戶，一縣稱之。轉山陽令，太尉陳準家僮亦暴橫，輔復擊殺之。累遷尚書郎，封宜昌亭侯。

轉御史中丞。時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郝彥不協，而觀因軍事害彥，又賈謐、潘岳、石崇等共相引重，及義陽王威有詐冒事，輔並糾劾之。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，未經旬，車騎長史韓預強聘其女爲妻。輔爲中正，貶預以清風俗，論者稱之。及孫秀執權，威構輔於秀，秀惑之，將繩輔以法。輔與秀賤曰：「輔徒知希慕古人，當官而行，不復自知小爲身計。今義陽王誠弘恕，不以介意。然輔母年七十六，常見憂慮，恐輔將以怨疾獲罪。願明公留神省察，輔前後行事，是國之愚臣而已。」秀雖凶狡，知輔雅正，爲威所誣，乃止。

後遷馮翊太守。是時長沙王又以河間王顯專制關中，有不臣之跡，言於惠帝，密詔雍州刺史劉沈、秦州刺史皇甫重使討顯。於是沈等與顯戰於長安，輔遂將兵救顯，沈等敗績。顯德之，乃以輔代重爲秦州刺史。當赴顯之難，金城太守游楷亦皆有功，轉梁州刺史，不之官。楷聞輔之還，不時迎輔，陰圖之。又殺天水太守封尚，欲揚威西土。召隴西太守韓稚會議，未決。稚子朴有武幹，斬異議者，卽收兵伐輔。輔與稚戰於遮多谷口，輔軍敗績，爲天水故帳下督富整所殺。

初，輔嘗著論云：「管仲不若鮑叔，鮑叔知所奉，知所投。管仲奉主而不能濟，所奔又非濟事之國，三歸反坫，皆鮑不爲。」又論班固、司馬遷云：「遷之著述，辭約而事舉，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；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，煩省不同，不如遷一也。良史述事，善足以獎勸，惡足以監誡，人道之常。中流小事，亦無取焉，而班皆書之，不如二也。毀貶晁錯，傷忠臣之道，不如三也。遷旣造創，固又因循，難易益不同矣。又遷爲蘇秦、張儀、范雎、蔡澤作傳，逞辭流離，亦足以明其大才。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，敘實錄則隱核名檢，此所以遷稱良史也。」又論魏武帝不及劉備，樂毅減於諸葛亮，詞多不載。

李含

李含字世容，隴西狄道人也。僑居始平。少有才幹，兩郡並舉孝廉。安定皇甫商州里年少，少恃豪族，以含門寒微，欲與結交，含距而不納，商恨焉，遂諷州以短檄召含爲門亭長。會州刺史郭奕素聞其賢，下車擢含爲別駕，遂處羣僚之右。尋舉秀才，薦之公府，自太保掾轉秦國郎中令。司徒選含領始平中正。秦王柬薨，含依臺儀，葬訖除喪。尙書趙浚有內寵，疾含不事己，遂奏含不應除喪。本州大中正傅祗以名義貶含。中丞傅咸上表理含曰：

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，忠公清正，才經世務，實有史魚秉直之風。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，然其名行峻厲，不可得掩，二郡並舉孝廉異行。尙書郭奕臨州，含塞門少年，而奕超爲別駕。太保衛瓘辟含爲掾，每語臣曰：「李世容當爲晉匪躬之臣。」

秦王之薨，悲慟感人，百僚會喪，皆所目見。而今以含俯就王制，謂之背戚居榮，奪其中正。天王之朝，既葬不除，藩國之喪，既葬而除。藩國欲同不除，乃當責引尊準卑，非所宜言耳。今天朝告于上，欲令藩國服于下，此爲藩國之義隆，而天朝之禮薄也。又云諸王公皆終喪，禮寧盡乃敍，明以喪制宜隆，務在敦重也。夫寧盡乃敍，明以哀其病耳。異於天朝，制使終喪，未見斯文。國制既葬而除，既除而祔。爰自漢魏迄于聖晉，文皇升遐，武帝崩殂，世祖過哀，陛下毀頓，銜疚諒闇，以終三年，率土臣妾豈

無攀慕遂服之心，實以國制不可而踰，故於既葬不敢不除。天王之喪，釋除於上，藩國之臣，獨遂于下，此不可安。復以秦王無後，含應爲喪主，而王喪既除而祔，則應吉祭。因曰王未有廟，主不應除服。秦王始封，無所連祔，靈主所居，即便爲廟。不問國制云何，而以無廟爲貶。以含今日之所行，移博士使案禮文，必也放勳之殂，遇密三載，世祖之崩，數旬卽吉，引古繩今，闔世有貶，何但李含不應除服。今也無貶，王制故也。聖上諒闇，哀聲不輟，股肱近侍，猶宜心喪，不宜便行婚娶歡樂之事，而莫云者，豈不以大制不可而曲邪？且前以含有王喪，上爲差代。尙書敕王葬日在近，葬訖，含應攝職，不聽差代。葬訖，含猶躊躇，司徒屢罰訪問，踰含攝職，而隨擊之，此爲臺敕府符陷含於惡。若謂臺府爲傷教義，則當據正，不正符敕，唯含是貶，含之困躓尙足惜乎！國制不可偏耳。

又含自以隴西人，雖戶屬始平，非所綜悉。自初見使爲中正，反覆言辭，說非始平國人，不宜爲中正。後爲郎中令，又自以選官引臺府爲比，以讓常山太守蘇韶，辭意懇切，形于文墨。含之固讓，乃在王未薨之前，葬後躊躇，窮於對罰而攝職耳。臣從弟祗爲州都，含意在欲隆風教，議含已過，不良之人遂相扇動，冀挾名義，法外致案，足有所邀，中正龐騰便割含品。臣雖無祁大夫之德，見含爲騰所侮，謹表以聞，乞朝廷以時

博議，無令騰得妄弄刀尺。

帝不從，含遂被貶，退割爲五品。歸長安，歲餘，光祿差含爲壽城邸閣督。司徒王戎表含會爲大臣，雖見割削，不應降爲此職。詔停。後爲始平令。

及趙王倫篡位，或謂孫秀曰：「李含有文武大才，無以資人。」秀以爲東武陽令。河間王顯表請含爲征西司馬，甚見信任。頃之，轉爲長史。顯誅夏侯爽，送齊王冏使與趙王倫，遣張方率衆赴倫，皆含謀也。後顯聞三王兵盛，乃加含龍驤將軍，統席薳等鐵騎，迴遣張方軍以應義師。天子反正，含至潼關而還。

初，梁州刺史皇甫商爲趙王倫所任，倫敗，去職詣顯，顯慰撫之甚厚。含諫顯曰：「商，倫之信臣，懼罪至此，不宜數與相見。」商知而恨之。及商當還都，顯置酒餞行，商因與含忿爭，顯和釋之。後含被徵爲翊軍校尉。時商參齊王冏軍事，而夏侯爽兄在冏府，稱爽立義，被西藩枉害。含心不自安。冏右司馬趙驤又與含有隙，冏將閱武，含懼驤因兵討之，乃單馬出奔于顯，矯稱受密詔。顯卽夜見之，乃說顯曰：「成都王至親，有大功，還藩，甚得衆心。齊王越親而專執威權，朝廷側目。今檄長沙王令討齊，使先聞於齊，齊必誅長沙，因傳檄以加齊罪，則冏可擒也。旣去齊，立成都，除逼建親，以安社稷，大勳也。」顯從之，遂表請討冏，拜含爲都督，統張方等率諸軍以向洛陽。含屯陰盤，而長沙王又誅冏，含等旋師。

初，含之本謀欲并去父、冏，使權歸於顒，含因得肆其宿志。既長沙勝齊，顒、穎猶各守藩，志望未允。顒表含爲河南尹。時商復被父任遇，商兄重時爲秦州刺史，含疾商滋甚，復與重構隙。顒自含奔還之後，委以心膂，復慮重襲已，乃使兵圍之，更相表罪。侍中馮蓀黨顒，請召重還。商說父曰：「河間之奏，皆李含所交構也。若不早圖，禍將至矣。且河間前舉，由含之謀。」父乃殺含。

張方

張方，河間人也。世貧賤，以材勇得幸於河間王顒，累遷兼振武將軍。永寧中，顒表討齊王冏，遣方領兵二萬爲前鋒。及冏被長沙王父所殺，顒及成都王穎復表討父，遣方率衆自函谷入屯河南。惠帝遣左將軍皇甫商距之，方以潛軍破商之衆，遂入城。父奉帝討方于城內，方軍望見乘輿，於是小退，方止之不得，衆遂大敗，殺傷滿于衢巷。方退壁于十三里橋，人情挫衄，無復固志，多勸方夜遁。方曰：「兵之利鈍是常，貴因敗以爲成耳。我更前作壘，出其不意，此用兵之奇也。」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。父既新捷，不以爲意，忽聞方壘成，乃出戰，敗績。東海王越等執父，送于金墉城。方使郅輔取父還營，炙殺之。於是大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，而西還長安。顒加方右將軍、馮翊太守。

蕩陰之役，顓又遣方鎮洛陽，上官巳、苗顓等距之，大敗而退。清河王覃夜襲巳、顓，巳、顓出奔，方乃入洛陽。覃於廣陽門迎方而拜，方馳下車扶止之。於是復廢皇后羊氏。及帝自鄴還洛，方遣息曜以三千騎奉迎。將渡河橋，方又以所乘陽燧車、青蓋、素升三百人爲小鹵簿，^{〔七〕}迎帝至芒山下。方自帥萬餘騎奉雲母輿及旌旗之飾，衛帝而進。初，方見帝將拜，帝下車自止之。

方在洛既久，兵士暴掠，發哀獻皇女墓。軍人喧喧，無復留意，議欲西遷，尙匿其跡，欲須天子出，因劫移都。乃請帝謁廟，帝不許。方遂悉引兵入殿迎帝，帝見兵至，避之於竹林中，軍人引帝出，方於馬上稽首曰：「胡賊縱逸，宿衛單少，陛下今日幸臣壘，臣當捍禦寇難，致死無二。」於是軍人便亂入宮閣，爭割流蘇武帳而爲馬幟。方奉帝至弘農，顓遣司馬周弼報方，欲廢太弟，方以爲不可。

帝至長安，以方爲中領軍、錄尚書事，領京兆太守。時豫州刺史劉喬檄稱潁川太守劉輿迫脅范陽王虓逆詔命，及東海王越等起兵於山東，乃遣方率步騎十萬往討之。方屯兵霸上，而劉喬爲虓等所破。顓聞喬敗，大懼，將罷兵，恐方不從，遲疑未決。

初，方從山東來，甚微賤，長安富人鄧輔厚相供給。及貴，以輔爲帳下督，甚昵之。顓參軍畢垣，河間冠族，爲方所侮，忿而說顓曰：「張方久屯霸上，聞山東賊盛，盤桓不進，宜防